

甌

甄

洞

藁

甌甌洞藁卷之五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書三十九首

與張羽王書

明公以碑視不佞知不佞之劣於碑也今得以爲型
範矣因憶明公論碑當學蔡沈迺桓侯祠記又小似
衛覲而間入崔寔列傳語卽不佞嘗謂今碑用列傳
而明公不以爲然何耶今觀衛覲三碑雅出蔡沈上
竝爲蕭統所遺古今人論文何常之有迺明公信而
好古則不佞心下之矣祭相國文超潘陸而望孟堅

爲踴不小夜來恐未遽得自構一章及觀來稿不覺
汗愧自失容面謝

與王行甫書

兒去適有寒疾方汗不能作一字爲問方山人想能
道之已聞足下遇兒過厚私心竊不能安使者同郡
吏來爲鄒使君索序時賤體尚未平兼爲功觀舉一
喪遂又濡滯數日今雖如命脫草愧不成章恐無當
於使君爲足下玷奈何小園花石如故偶得吳中善
爲山者二人來撤我壺嶺甌甌洞而稍廣之又鑿一
渠環山而出通滄浪水內外竝可泛槎工須數月可

竟卽楚人而吳園非不娛悅奈非貧家任何鄉間盛
從有能繕茅亭者九日前後或遣一來可乎若主人
攜之俱來更踰所望生亦當與俱赤壁也

奉樊山王書

偶爾涉江載塵賓亭遂辱觴之名園視以宏藻幸厚
矣一醉以往渺焉川陵欲附南皮之遊而續西園之
詠可更易乎歸未數日徐可源攜翰札來細玩諸篇
益近風雅王公之好學不倦甘士如飴者求之古人
亦不多見至欲品題新社之作而綴言其端則非僕
能也敬謝敬謝可源行造次布復

與羽王書

移楚集兩經細閱而斲筆爲加詳過江集雖止一閱則兆孺爲之地矣兆孺於風人之旨不甚深猶幸不輕去取迺楨伯少足下遷蜀詩則大不省所謂大率遷蜀詩微涉過激而湛鬱悽惋處獨多正諸名公所不逮也楨伯得無以皮相乎移楚諸作境稍夷意亦稍適官雖不調有故人在焉故多用平調而冲雅勻密無甚峭厲語然欲奇絕如過江萍浮二集不免小遜耳僕嘗刪諸子詩每過刻而獨用恕於足下蓋足下自得於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

相雷同二也用句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顧足下猶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觀之業已在其中矣若夫持徑尺之璧而索微瑕則亦有三好古大過或傷才憤世大過或傷氣感遇大過或傷調卽僕有所不能盡汰而足下燭照之矣辱在心知敢亦以此自效愧是井中之見不足通方惟裁教幸甚

上陳中丞書

偶聞新法更張運軍郡邑洶洶關係隱瘼不敢不以聞蓋運軍徃反京路終歲不休視之戍守勞逸十倍且有意外漂流兼之運官剝削僅存皮骨輒稱天幸

暨其米入太倉後歸途無資不議一二先歸勢必俱斃其有脫逸數多則又運官小弊罪不在軍今往者未回尚未卜其爲人爲鬼而復槩以戍守之例勾攝戶丁夫婦責辦軍裝令之儼居省城以待後運夫一軍之運費已不貲今方望加優卹而又審其法以重困之則衛官必增見向軍婦必增月糧儼居必增貨值似所謂水益深火益熱其勢大家不破小家不逃不已也卽一州兩邑之洶洶其在通省人心可知有司奉行無不蹙額慮變但避阻撓之罪不敢直言生方伏在草莽謬辱心知且憫桑梓之民無所告急故

敢冒昧密啓乞賜詳加咨訪速爲調停以蘇一方大厄陰德無量至懇

復灌甫宗正書

年來索居郊園心境漸寂惟有誦讀歌詠以送餘齡耳惟是海內二三故人不忘寤寐而故人生平所欽服如君侯者經術藝文種種發自神悟無復一語粉飭雷同每一抽玩宛然侍坐東坡受益無量昨歲冬杪爲先君改藏方磬一石重鐫墓表乃工未及卽而從者在門碑從天降君侯之寵靈不肖先君之徵福君侯殆非偶爾不然何不先不後若是哉無論遠

塗厚費而使者維繫護持咸出君侯心力數千里外
所經川陸舟車屢易曾無分毫磷玷喜何可言感何
可言乃又損惠家珍食以梁園諸異品尤出望外業
已薦之先祠用告明德屬新春應酬如蝟且不敢久
羈使者薄言申謝諸容專遣以候不宣

復黃梅劉司訓書

執事負奇未售乃以其緒餘爲名邑師而一時執經
抱藝諸賢皆北面嚴事之卽緣分脩職隨材曲成未
必非萬里結轍地也邇所聞賢聲蓋津津人口吻矣
竊爲心賀山中癯朽業已偶木石而狎禽魚自分無

補於世乃執事意氣在遠益親時時惠清問鄙薄何以承之兩銅鳥若翼而至前不異子喬雙鳥從天下也日抱書焚香拜明賜厚矣使旋率爾占謝諸幸亮察

奉陳孔震中丞書

獻歲且七十日聞旌節尚駐武陵牂牁間未暇還鎮帳下士勞矣國倫無所從起居不任私念惟是元老壯猷一舉苗格露布所至歡聲如雷此盟府之特書而楚人之天幸也敬賀敬賀春雨病麥菜色盈野延佇絳騶以日爲年此時帳下士得無釋戎衣而東乎

國倫久病目近日始能爲林貞女作傳愧非名筆亦不敢不竭其情蓋貞女鍾天地間氣而發兩名家世德史冊希覲古今罕侍捉筆命辭益令人起敬向嘗作石瓊秀傳已奇其事此尤褒然出瓊秀上矣道遠莫致敢以託之郵筒

報鄒彥吉使君書

歸臥田間得時雨數日政與農人鼓腹相歡而王使適至又得明公兩贈言調高意遠遂足爲鶴鶴集冠不佞本非大敵奈明公有餘勇何第獎借大過不覺赧然自失鄉謂竊附知己私願至足何敢當明公旗

鼓哉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
名若赤壁本奇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解字間
高士幽人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占也至
求黃歇殘壘永安故城卽居人不知所在獨稚卿先
生詩稍備一邦逸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
士二賦何論季常今先生骨已朽明公豈有意一表
章之以風楚後學乎先生從子行甫氏得在門墻風
氣日上近著兩遊記與西山飛雲諸詩庶幾魏唐人
語想當見賞如何如何

與方子及書

向里人持足下數行來且知近況殊雅乃猗蘭稿反
於他處得之而足下不以見寄何也司徒郎署儼然
得二方爲重亦一千古事韜光避忌是在明哲鄙人
舍此無所效其愚卽往時七子云云善宦者遂以爲
殷鑒矣如何如何

報王行甫書

頃過辟疆園暨遊三山順流而歸自謂去神仙不遠
乃一入里門便嬰塵俗與襍穢子應酬遂不能吐一
辭以紀名勝無何時雨解慍方與田父踏歌爲歡則
足下兩記鄒使君兩詩儼然在案何物鄙人蒙幸乃

爾使君詩高雅視鷓鴣集又進一格將謂遇大敵則
勇而鄙人又不敢當然不可謂不知已矣足下記文
雅有沈思而抒意狀景絕類魏晉人而結煞過之諸
詩則翩翩元貞一洗其舊勇於孟賁遠哉恃在虛懷
商兌一二字幸速更定就剗剗也園丁移竹業已成
小林旋烹石首魚酌宜城酒賞之不減在柯山籬下
行甫愛我哉薄有宋研一方宋帖一本聊致區區非
敢以答貺也

與宗良王孫書

三月曾束一書併摩尼庵詩屬顧氏子以上想當不

至浮沈佳篇一冊久在案頭日取而誦之不減與足
下追隨述作足下蓋勇於詩矣五言古九日以前五
章酷學鮑謝所不似者幾希詠菊以下浸淫魏漢間
中微有純雜而亦多拾于鱗語至如識曲聽其偽則
于鱗摹擬敗句而足下化而用之反佳七言古如戚
將軍花卉歌大自宏麗是少陵家法當謂全勝而白
紵舞歌又似于鱗影子然細玩于鱗則足下不免少
遜矣五七言律絕句深穩處多類明卿然縱筆之失
徃徃有之間用僻小曠浪語則不善學敬美而誤也
豈足下不以爲定論乎近見敬美關洛紀遊諸詩格

漸高境漸化倍勝舊作此郎畢竟善悟不可量也足
下得之否

與趙司理書

園居寡營獨晚年益嗜酒爲可咲風雪在戶木石情
親卽一日不飲僵臥耳它復何奇

答張黎平書

初聞明公有黎平之薦僕竊以爲楚喬壤非所以居
公已又聞報可則大自悟知爲其地新解兵非公不
足與填撫也夫以明公之才兩臺使視以爲一方輕
重力能得請於朝卽朝士大夫皆得視以爲一世輕

重茲行榮矣哉卽通都大藩不得與裔壤爭重矣且
黎故黔中郡而楚以兩衛翼之諸蠻夷長官駢臂聽
命蓋巖城也承平滋久事權稍分忠敬可行於蠻夷
而號令不申於士卒一卒大呼風走雷應僕於十年
之前蓋已虞其有不測矣比在田間不關世事適聞
辰沅之間有戒心者數月非卒之譁而病民則夷之
有所激而負固也然負固易解而譁之病在腹心非
扁鵲不治昔人以叔瞻宮之奇爲虞鄭之扁鵲僕竊
敢以望公公豈有意乎黎自今不足平矣

答曹伯舉書

往見方孫兩山人稱伯舉以詞才困主吏非其好也不佞反之曰安見郡國辟主吏用不必得才抑不必才如伯舉也古之賢者類多潔其道而穢其迹有如賣漿屠羊阿里街卒武功亭父皆下主吏數等而卒用貧賤以顯名受知來世由斯而談謂伯舉爲主吏重則可主吏何負於伯舉哉適覩諸篇居然藻雅不負兩山人游揚而語次多感慨磊落之氣則所謂詩言志也又不獨爲主吏重矣沈周墨跡笥中亦有舊藏然未有精如盤谷圖者且親題其後購之尤難伯舉以此見貽可謂割家珍矣敢不拜賜風雷卷詩與

序竝不其工豈仲美操醉筆而諸君亦率爾應之耶
乃元獻之跋佳集大有古意聞其人亦欲過訪幾時
可與伯舉方舟來耶

報楊仁甫書

西郊之攜愴焉河梁景也車塵漸北心旌竝馳數奉
手書忽忽如就見已又忽忽有長別之感雖明公以
待次爲安而居人常恐不得復借寇鄙念又百倍於
茲矣計後消息尚爾杳然頃聞東莞袁君業已視學
西粵此明公之前茅也今且有推轂明公者矣舟人
往迎想當代竹馬如故事明公豈誠效河東守復至

耶至則爲居人賀而明公不免滯留不至則爲明公
賀而居人不免缺望要之無一不鞅鞅於私心也春
來僅與羽王一二醉羽王尋有蒲圻之役往矣舟人
峭帆迅發率爾報書

寄張羽王書

江口夜酌別意愴然鷓首纔分大風驟至比爲殘暑
所迫不復能視解纜其明日歸至北園則覆觴不能
舉掩卷不能讀知音既遠山水皆長物耳能無傷心
非人哉又數日則吳下二石工來爲我撤小山而新
之遂疏一渠遶山通滄浪水垂成僅與仁甫一飲卽

醉中未嘗不念羽王爲之歔歔唳咽嗣得江行消息
最後得岳陽書併北園老翁詩讀之益知公奇節遠
懷可千古而不可一世象鼻山尋常與青城玄圃齊
名矣度此時息駕高空無復風塵色卽有所苦貧也
非病也世人將奈羽王何許序拙藁千萬留意

復周思友少叅書

海上負韃爲騶從前導彼其時蓋勵勦戎馬間戒心
動色無間一致款密語今靜思之安危得失俱幻夢
耳何至令人失其故常乃爾耶罷歸數年與世睽絕
然得抱書洗藥以自適其真性而舊病盡解則流言

之賜大矣每念故人近在三百里內不能操几杖以從之遊視一江爲異域悵然悵然

再報陳中丞書

比歲不登列郡氓黎且溝壑矣自明公下令發倉所全活無慮萬衆乃今雨暘時若百穀旣升殆十餘年所履覩仁人德意天亦應之如是哉國倫伏在田間日與農人相慶弔惟明公獎其重農者而又察其病農者而進退之是用天道也而天之應明公蓋不啻以三楚列郡矣

報元美書

自揚州牧遷去書郵遂不易得間致一二遊客數字
幸出強應非足以通其心弟邇時居室苟完又以其
隙小治園花石具體庶幾吳中所謂盆景聊以逸
其餘日非敢望弇州山也足下修持既堅屏廢一切
穠郁之好聞之竊爲心快乃賢仲又屣弃一官而還
與足下相朝夕老焉想當增快數倍弟恨不聞道而
亦恥不與黨人至欲往謁老師之墓造足下之庭則
夢寐不忘老死不倍幸足下待之春來病目苦以筆
研爲人役然誦詩讀書雖衰憊不能一日曠也小集
粗有次第俟面質而後錄行獨念子與諸稿經弟更

定者甚多而青蘿館前集大少續集纂自汪生手傳者未必盡佳佳者多在所遺今更定舊本在汪郭二生所匿不復出嗟乎子與生厄於悍妻死又爲兩生所厄可爲大痛有如于鱗詩刪託之匪人徒爲識者姍笑足下其亟爲一正之

復張司務書

十三年前辱兄顧我京邸而申以抱璞之識示以尸居之儀弟雖不能了然于茲然知有道之言與動必有旨矣闢焉滋久想益有淵詣乃今來教亦復云然殊不省所謂夫信今傳後非止詞家事卽有道者未

必人人當之弟何敢冒焉居也至謂不失時卽能匡
時有以貽後卽可傳於後則其理一也兄猶岐爲兩
致豈理可二乎面承無由聊此相答

與何仁仲公子書

向附王司理數行想當徹覽久冀執事有訪戴之興
奈嘉樹園不及弇山何端居寡營感時思友傷白雪
之鮮和睹晨星之易稀卽魚鳥娛人卉石佐酒然可
以託迹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絕弦郢人捐斤所以
爲千古長嘒執事盖有志焉而能忘情於斯乎

報袁履善書

比入大梁卽聞足下有宛之難久之始得爲華亭人
業已稱幸然意悲不自勝矣暨不佞被放得爲下雉
人閒中思故屈指如晨星念欲東遊取次晤言卒卒
爲家累至不能裹糧興屢發而輒止者數歲然從諸
遊客聞足下起居無恙慰心不淺矣頃得廖生俞生
先後致手書且奉假山諸作使容膝之地得藉寵靈
爲名圃何厚幸哉俞生還先此道謝併以二詩書惡
扇寄意其一在大梁時作也幸賜裁教

答李別駕書

鄙人去高州十二年憶與諸子周旋雍容至蠻兵壓

境而不亂島寇犁城而不危庶幾陳蔡之從也豈一
夢寐忘哉今鄙人削籍仕途且老竟不得與諸子一
再遇三年前姚吉士自京師緘一書來喜如復見今
又得執事書且聞海州佳譽其爲喜又倍之矣何至
分俸相恤腆厚甚耶惟是執事負美才承家學雖爲
制科所遺業已儼然佐大郡且當朝廷用士破拘
擧時舉察賢能定當畀右職卽制科何加焉幸益強
飯自愛需之耳所示生祠碑鄙人深愧不德無以當
士風之厚且聞姚已下世悲感何可言

報王僉憲書

往歲使者行郡鄙人一望前茅心目如洗願從者傳
檄飛渡息不停晷至欲脩一芹之獻而不可得此豈
獨鄙人有私歎卽父老子弟具謂不能須臾留君侯
一振州里之玩愒而使瘠者遽起犖者立安也春來
淫雨病麥菜色盈野想不待察眉而知之鄙人竊爲
桑梓過計春潦夏必旱兩災相仍盜起且如蝟曲突
徙薪必有長畫豈有陳於君侯之前者乎容當造膝
以請願君侯之留意也

報李孟誠憲副書

往在海上以軍旅之事受質明公明公未見而才之

既見而信任之已又舉三城之完以功國倫而獨引
電白之不守以自咎此豈惟國倫所不敢承卽史冊
所稱探聖賢之微弘將相之業者未必可望明公萬
分一也蓋明公心誠任天下事故心誠愛天下才雖
不肖如國倫亦在所收有如儋之神師賤卒嬰之上
客芻虜人未易測也國倫蓋亦心結之人以語兄弟
妻子出以告公卿大夫莫不慨然以爲古道復見方
圖所以報明公而爲明公用迺明公業已拂衣去而
國倫亦坐飛語免官矣山中一無所營但不敢廢學
然恨不能翼而日侍明公前也

答費文學書

當代相門累世家學文武衣冠之盛未有尚於君家者僕自薄遊所遇如太平守太僕丞司空郎及平虜將軍皆未嘗以僕爲不肖而託交焉最後則臨武順德兩公傾蓋如故退而自幸一別苦不相聞豈知猶有賢俊如執事卽以臨武爲是父順德爲難兄乎且生平無面談之偶一旦有千里之問遇我殊異感君何言顧詩文薄技畫脂鏤冰不足以承高雅惟是同聲相應藉爲忘年之交重耳佳篇盈牘語語唐音僕不能復有所贊聊草一詩答貺幸裁教之

答袁黃巖書

都下一握卽附心知且以雅道相命固恨相見晚耳
黃巖仙吏天將以名山奉之人地相傑大自奇事別
後尚謂聞教有期迺僕徼福流言削述世路自分空
谷老矣故人高義在遠益敦題書分俸儼然自數千
里外來意何殷也短牘佳篇居然大雅而猶折節下
問豈不謂空谷之人可與言乎顧郢曲沅騷寂寞已
久僕欲以中庸之才一振之恐非其任奈何鴈蕩之
遊積念已十餘載向爲軒冕所束今復爲婚嫁見羈
過此卽有登臨之緣不遇仙吏亦當取嗤山靈可勝

悵憶

報李本寧書

早春西遊往反貴邑之境上廼獨不得一抱足下臂而有謁豈誠愛百餘里之勞甘爲行路人耶心之精微蓋難言矣歸而自悔卽不爲行路人是亦鄉人已耳足下能盡恕乎初夏聞有鄖水之警良爲行隄者病知足下卜居邑城想當無恙偶葉山人過敬附數行

奉復許相公書

比聞閣下入政府天下士氣人心歛然欣鬯蓋休養

和平之福可延頸待也幸甚快甚鄉茂承以三稿上
掌故自媿蕪拙者數年乃閣下拜相初辰又遇

天子臨軒策士冠蓋雲集機務方殷而猶遠念蓬蒿
儼然辱之書而過獎借之茲姬聖吐握之風千古再
見非衰朽所宜蒙也奉以藏諸家廟令子孫世諷誦
焉與重書竝珍矣茂承再北謹再拜附報音僕竊不
自量欲以平生諸稿介茂承乞序於掌故夫桂檟繡
繁見者稱艷而不必其中之盡美也過望如是閣下
豈有意寵靈之乎得擲數言榮於推轂數倍臨書不
任祈懇

與王子振書

間者浪遊名山一遇執事不啻與名山竝奇矣執事夙悟博通負不世才比見德器宏厚絕泯英妙迹心竊賞之夫才難而善將其才尤難執事蓋進於是異時樹聲藝林書伐盟府何以難執事哉竊附忘年之交坐進此道執事得無以爲耄也

復南海蘇生書

山洞高眠於世一無所羨獨恨故人離索知音寥寥耳偶廣濟人致書莫知所自乃南海公實惟敬之後復有瓊琦如蘇郎者何心賞神交萬里一室如此耶

細玩百篇冷然多古意計它日所就必出公實惟敬上也聞有剡溪之興不惜顧我巖間倘如所期此爲盟質

與孫兆孺書

田郎詩業已如命序之大意爲公不爲田也田詩中類多僭稱人字如皇甫吏部輩皆先達士而元美中丞又其父兄所嘗受號者徑字而銜之於心亦大不安推之恐亦足以賈禍人且謂田郎狂如伯良伯舉皆自公從吏也卽唐人及李何諸名家亦有稱公與先生者今詩不及唐人與李何諸家而徒以稱謂過

之何益幸明語田郎亟改爲望

答趙黃岡書

頃過黃辱公厚視不勝私感乃兩邑頌聲夾江盈耳
鄂人以失公爲憂黃人以得公爲幸此可以覘公之
大矣歸伏丘樊遂已隃秋序馳仰高義爲勞如何所
不敢有咫尺之訊則丘樊之分以干人爲嫌也兩吏
來叨承華牘字字通心知公不以衆人遇國倫也至
以使君贈言見委大非所任卽使君先數日書至行
期便在月初事迫矣語云疾行無善步況不佞又學
步者耶重違尊命勉就一草負愧冒陳以俟繩削使

君好古文中率以古意望之故不敢作浮輿語諸公
得無以爲尚謾乎謾則不佞之罪也

報侯欽之兵憲書

山澤遺黎瞻望旌節歲不再至已弗勝其嗷嗷一察
眉可見也何論國倫屬在提命之末者乎江永可航
室邇奚阻緣自野性一縱結束維艱遂不敢以竹冠
荷衣走辱幸舍然自絕亦甚矣邇時抱病暑中都無
所營但耳民間謠語竊謂明公秉法故平樹德尤厚
造我邾鄂席之金湯輒迹所經膏雨更渥然猶有私
望焉若曰奚爲後我也明公豈無意乎

復曾司空書

故人縣車曾未數日而弟卽以浪遊之跡遭之會如
夢中立談酣語又儼然在天上卽款洽三晝夜勝平
原十日已多迺行時復辱割所珍見餉締袍踦屨情
豈有已乎東行未旬日抵家頗爲高陽舊徒所困鉛
槧都廢所委名園詩至今未就慙負何可言

與元美敬美書

憶僕嘉靖癸丑過吳郡時因敬美得交彭孔嘉已卽
託書先大夫誌銘又偕之遊虎丘分韻賦詩而別後
聞孔嘉物故其子孫漸微計不能一脩舊義偶今年

漢陽劉生攜一兒男過我訊之則吳人也已私訊之則孔嘉孫彭惟謙也云其父死後其兄惟訥以淫蕩破產稍分餘資脫身遊外家周訥氏已周訥盡費其資逐之歸歸依庶母庶母私其所生不能衣食之遂爲其兄誘賣與劉生劉生每束縛而奴辱之惟謙不能仕僕聞而歎曰汝兄不仁哉因以原直贖其身幸劉生不敢恠擬明春自攜以付足下會從者東下便遂託之先攜以往幸足下哀憐而衣食之知足下昆仲與孔嘉交更深處情當更厚此兒必不至失所也

懇懇

與方子及書

自子及橫離匪人遠作南荒客僕鞅鞅不能平者數
年比來官猶故矣齒得無少長乎幸且安積薪未有
才美如子及而不大爲世用者新詩盈案久不得一
誦竊復有私望焉

復黃孔昭山人書

暑中方困燥熾而執事偶過穆如清風至奉雅談移
時則又泠泠白雪調也病息漸蘇從者遽去無可致
鄙意迺猶有秋期之望竟復杳然謂何溥陽書到不
次抵掌第獎借奉侈至以合古爲定論良非所敢當

耳聞從者南發無任悵然明春屬有虎丘齊雲之遊
計非數月不能返執事以其秋來敬聞命矣

甌甌洞藁卷之五十三終

麴無洞蒙卷之五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質校

書一十四首

復王元美書

第自早春遊玄岳初度蓋在江漢舟中私計足下必有贈言可朝暮至也比歸山園寥寥數月雖一二遊客以足下手簡來又率止爲客容無一語及賤日以爲足下忘之矣歲暮小有先隴之役爲寒氣所侵病臥旬日忽從者來自弁山沂江二千里寵以佳文被之綺錦推枕拜賜不覺病之去體盡也六十無聞何

以當高義若此感激感激爲憶二十餘年擬拜先師
之墓垂老未遂死不能作負心人幸且形神粗健從
往反玄岳試之尚能陸傲冰雪水狎風濤獻歲元夕
後可卽鼓棹而東仲春初旬定作弇山堂宿客伯玉
肖甫何緣輻輳然弇山堂自不可少明卿一脫屣耳
二絕句字字實境續五子詩其一雅有建安之風誦
之不能去手謹錄舊作諸子詩奉塵記室或足下有
見有未見也園署諸作不能遽錄第以北園三山二
記應命大率平生所著業已編次成帙非久可盡攜
以質於足下而後傳也

報王敬美書

鄙人自還山以來舊痾盡解偶今歲暮忽遘寒疾掩
關伏枕業已旬餘不圖兩故人書來有如授我大丹
立致起色二詩以賤目爲念骨肉至情溢於楮墨而
重之文綺珍玩復何可當感謝感謝省會來肯悲四
子之凋謝幸鄙人之逮年至以斯文碩果屬之詞雖
過實義極相關朝露晨星可爲流涕向子謂已知富
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夫死生猶是也
豈向子未盡達乎且如足下往歲誤聞予不諱安知
今歲猶賀予生乎餘喘幸存尙當爲足下張設旗鼓

清塵除道以待扶轡長驅足下迺謂年貴於天下而
又不知得年如鄙人否夫鄙人豈足稱年哉足下高
才厚福天寔祚之無過慮也元兄學道已久病安從
生至云餌七藥數月尤非所解豈其道可以卻老而
不可以卻疾乎鄙人未嘗聞道故敢率爾問焉

復吳子彬左司馬書

幽谷病夫聞足音且喜況天上故人重緘累睨越數
千里被之乎叔世交情指不再屈銘之肝膈與此生
俱矣徃歲聞榮命私極快心蓋清明之朝正人柄用
天下竝蒙其福卽幽谷皆陽春也何論雲泥哉年來

野性日適貧賤都忘於世一無所羨乃者武當之後
初停虎丘之柩已繫倘不卽填溝壑更當取次周五
岳以送餘年故人好我將無錄之方外交乎巖詠二
律鏗然雅音謝教謝教張羽王粲西才子曩爲吏道
結束今得放之灘山遂其初志而所爲古文詞益自
精宏乃知音良未偶也一辱明公折節遂爲士林增
價此不獨羽王感矣握手無期西望於邑

復張羽王書

頃方編次拙集將攜之吳中就剗剗引領佳序不啻
大旱之望雲霓屬且戒舟忽從司馬公絨中得之蓋

自天而下也披玩數過宏麗沈鬱大爲鄙人增價此
何以報之書成當先馳致足下耳讀灑山吟有如置
我清室而巖泉溪霧泱泱目前可知北園景光亦在
足下記憶中也司馬公故好文而交義更篤業已爲
足下寓謝使去倉卒不盡言

報蕭太史書

往來過二別不及一望門墻歸而自恨迺得劉生致
報書何獎與殷勤過也國倫自束髮綴學遊藝林至
老無一字可當述作回視楚先哲嚮子以下如倚相
丘明屈原宋玉輩不啻天淵其爲楚辱甚矣明公一

登鼎甲便主盟斯文壯哉志乎無論諸賢詞賦祖也
卽嚮子爲文王師而其指具在徃籍蓋呂尚父之儔
非明公其誰一振其業乎劉生行因得草二詩扇頭
爲贈

復王行甫書

仲美以除父還下雉相見亟稱公子之英敏而文氣
霽然驚人爲足下喜不能任僕東行業已裹糧載圖
書于舟矣政候足下與鄒使君消息便可解纜使至
廼謂必旬日而後可發恐不能待卽治行匆匆日醉
餞者家不能作一語贈使君姑留冊俟舟中圖之足

下須先期下富口與僕俱東候使君子二孤問至望
至望

復吳國賢書

里有名賢如足下相去且步武而又時時以書通心
顧一晤之緣尚齊無自面承大雅甚矣國倫之離索
哉劉使遠來辱以中丞公遺藁見命此國倫責也敢
不拜命尊公逸行已於諸公撰述槩見而心折之矣
久負初盟不任惶赧即日便當終此役而劉使苦不
能待計旬日後可付何生專致之幸諒弁山之會政
如所云元美別予長歌末句云縱令醉死亦不辭人

間此人寧再見情見乎辭矣冗次草草申復諸不宜

報勞君任中丞書

不佞向遊武夷見故志蕪穢爲甚屬其時有兵事且賤有司避選事之名遂置不問今觀新志出明公手編文簡事核犁然一家言蓋山靈有待而顯遂與五岳俱重非偶然也舊遊四章偶在行笥錄呈覽教幸一咲而擲之

報敬美書

廿三日謁子與墓不任悲愴遂病楊安人見弟所使小童泣然痛哭備言感足下兄弟深恩不然且有不

其後不有其家卽不有其命也屬其親戚故人以第
至爲異事羣然以酒食相勞頗爲所困越宿卽放舟
逃矣元兄使者還附此道意

報元美書

艤棹閭門又八日候從者不至頗爲諸酒人所苦夜
來得佳序讀之大自欣然忘其爲羈旅矣序中獎借
殊過至以不佞當屈宋而謂三人可蔽全楚尤非所
能乃又指騷賦爲第缺事則何望之厚也第亦嘗有
數作居恒謂左太冲後無賦可傳而今人強備此體
雖李何塵塵楊馬之糟粕故復羞澁不敢以示人而

足下顧厚望之俟再思以復

報李于田書

舟中細閱佳篇種種精詣微有評騭不過強效其愚耳別公未十年猛進若此作者之庭豈其遠乎適抵秋浦遇門人趙司理敬託轉致併謝高情司理亦留意騷雅者幸不吝切磋

與陳道人書

細閱佳錄雅見冥悟惜鄙人未嘗學道不能遽贊一辭非止畏暑也語云善易者不言爻象況不善易者乎必欲有言尚期數年再過蓋數年以後執事進而

化鄙人思而通庶幾言相成也如何如何

報黃鳴臯憲副書

臥龍復起霖雨所需茲士林所共欽而世道賴以鼎重也況執珪仕楚而楚人得之乎第襄鄂阻千里外無緣縮地一接故歡則有引領悵悵耳又計法從初停使臣輾至境上之役數月未寧此皆下執事意外之勞而所爲驚心扼腕之狀又可想矣回視鄙人去歲遊玄岳時景象得無稍異乎病起有懷屬方生西行便敢布區區

與周少府書

黔中故人執在三之義如吾子者厚矣况脂膏不及
自潤而欲分昔老友此一念不可當矣猶忍有過望
乎仕楚三年孤蹤如寄茲幸一擢佐大邑其才稍得
自見駸駸嚮用有階竊爲心喜但從長吏後而又附
在會城觀望趨承益須加慎高明以爲何如

四六二十三首

賀冊立

中宮表

伏以

帝德光天萬寓戴神靈之統

毛氏詞卷 卷之三十一
母儀配地六宮啓風化之源典禮議自宸衷懽忻
騰于薄海恭惟

皇帝陛下德兼明聖運撫平成當正位凝命之初采
理陰從陽之義謂大人之學教國必先教家自邃古
以來治內斯能治外 恩隆齊體堯章肇舉於星軒
禮重匹麻徽號昭宣於雲漢螭螭玉璽聯九御以肅
宮闈鳳翼金根奠二儀以承

郊廟正始之風既播刑于之化斯臻臣某 等案服
外藩心懸北極覩綵綸而胥慶馳舞蹈以無從伏願
日月同輝清寧竝運仁孚麟趾家祚與 國祚齊昌

瑞集虹樞

帝心與人心協應

賀冊立

中宮箋

伏以

天生聖德御六合以體元

國有母儀參三才而正位化行宮壺懽洽寰區恭惟
皇后殿下靜一凝休仁恭協

帝屏符雙雀夙諧寤寐之求 輦從六龍竝應 神

人之主光生蘭殿祥雲護玉璽以當天禮正掛房

淑德贊金閨而配地陰儀肇建已瞻涓浹之典周內
訓章明真卜滄山之翼夏伏願居循阿保動中珮環
修分綵獻繭之儀固邦基於有永啓繞電流虹之瑞
綿歷數於無疆

謝 賜彩段白金表

代作

伏念臣頃以庸流叨分藩牧司存會計政愧旬宣偶
緣反側之夷擾我邊鄙爰整膺懲之旅奠此西疆雖
戎器夙除矢石未嘗親冒而糗糧粗備轉輸豈足言
勞將吏協心自

天威之一振兇殘授首出廟筭之萬全欣逢三捷奏

聞遠邁七旬來格詎意蕩平之後旋頒優渥之恩臣
愚無補於分毫

帝賚不遺其尺寸禹金三品光分內帑之珍虞服五
章彩炫尚方之製榮同賜璧溫踰解衣臣敢不益礪
素衷仰酬鈞造伏願乾坤寧謐中外乂安九牧貢金
永固平成之業萬邦執帛茂延富庶之庥

送胡方伯赴陝西啓

天王眷西土周咨歷試之賢岳牧翊中朝特重旬宣
之命司存藩屏奠華嶽以固金城力寄股肱挽河源
而清玉塞布省方之駿惠勛非衡石可程操經國之

鴻猷慮豈智囊攸測惟茲弼由

帝賚適符名世之期乃爾簡自宸衷益肅在公之義
五龍開道鏡中攬秦地山川雙隼拂雲袵上置漢家
民物甘雨以時爲澤德星所至增輝恭惟大方伯鳴
和胡先生汾陽異產安定名家丰神煥彩於九苞文
藻探奇於五緯斲輪悟道澄心洙泗之源迎刃應時
奮跡唐虞之際南宮賜第東觀蜚聲珥白筆於殿中
蚤奪三狐之魄鞭青驄於海上更存一鸞之風尋以
敷歷懋勳累遷觀察總憲按婁菲之墨吏威名震布
於兩河洗桎梏之寃民生氣昭蘇於列郡寬嚴竝濟

殊稱青史社稷臣才量兼弘不負蒼生公輔望頌聲
滋赫譽命載新握分陝之符儀章異等擁入關之傳
徒御騰歡謝棘省以西馳轍臥梁園父老登薇垣而
北顧天懸魏闕星辰體國足民羌壘一夫無菜色承
流宣化義輪萬里見葵心平生游內儒宗此去關西
夫子伏願經綸益究寵遇薦膺
皇靈嗴而功載鼎彝人瑞昭而榮生劔履爰采謳歌
之意式賤餞送之詞

上御史大夫王公啓

恭惟明公閣下 兩朝耆德六服具瞻作

帝股肱司天喉舌霜清握紀曜炳敷文章端輔法之
臣矢心效其正笏海內蘊奇之士延頸願爲執鞭比
遠吏入朝之年正明公開閣之日伏蒙憐其落魄
遇以改容侍坐論文旣慰斗山之仰憐才借譽尤存
吐握之風脫越石於羈芻難稱遇合識公沙於杓付
豈藉游揚恩踰九遷價增一顧使唾核翻然見品而
死灰尚令復然微幸於天負媿何地竊自惟念無可
受知操孤尚以依人早離投璧之忌網羣疑而涉世
莫辯償金之心三黜竊比於展禽一言虛召乎季布
枉尺旣非所欲惜分敢以爲勞矯足羊腸未問郵程

遐邇全身虎尾不知機事安危晚厠門墻旋披雲霧
但剖符旣遠削牘難頻登望海之樓以望京日與扶
桑並峙閉思過之閣以思舊身依叢棘爲鄰且通籥
二十年徒飲前魚之泣投荒八千里又題窮鳥之悲
况鱷焰吞城狼烽蔽野死守可效生還無期敢謂鳴
其不平竊欲伸於知已

謝 鄭王啓

恭惟殿下愀忱翊國恭儉儀家德表九宗文輝四曜
雖河間之樂善未足齊賢豈鄴下之摛辭遂能媲美
乃猶虛懷嗜學不惜降體延賢切磋兼勵於武公艱

阻備嘗於重耳誕膺光復彌劬清脩頌溢兩河安同
四岳國倫偶以巡行之役叨承吐握之風慚授簡之
非才憾曳裾之尚晚何期厚遇不異窮交設醴旣顯
緘書至再中岳之靈孔邇南皮之感滋深河水盈盈
私心戀戀茲逢一陽來復懸知百福是道無自稱觴
徒懷獻穢顧勤命使遠錫珍儀瓶膏味旨於瓊蘇篚
幣文工於火藻嚼之枯腸頓澤服之弱體加溫且覽
心法而企慕前脩奉手書而顧瞻名教寵靈踰分循
省何脩對使登嘉不勝銘刻謹附啓謝

上 鄭王啓

昔遊王屋遂望宮牆召宴留歡陳詩應教被茲恩禮
感在腹心方深犬馬之私已謝牛羊之託拂衣以往
曳履無期言念高懷兼欽大雅雖與漁樵混迹尚能
金石同盟臨湘水以寄悵涓涓不竭拊獄雲而獻壽
冉冉無疆倘辱嗣音可勝延佇僕臨啓無任馳戀

上張相國啓

恭惟閣下佐命調元膏均萬寓摠忠負辰績冠 三
朝豈惟衡洞之靈光輝申甫寔應文明之運伯仲伊
周蓋自秉軸以來及夫代言所至上新主德下燭官
邪巖穴殆無遺賢要荒已多重譯此旋乾轉坤之學

靜運而不居由今復古之心潛孚而鮮迹有非尋常
所易測閭巷所及謠者國倫久藉末光粗知嚮往嗟
茲交泰之會益切闕觀之私且竊祿二十年餘已落
而復振投身七千里外分遠而心親雖推轂之恩施
於不報而求簪之感矢在不忘且六載無書非敢忽
然自絕一言干進卽恐負其所知今茲旋解戎衣叨
司學政祇當勉竭駑鈍仰報鴻私至於吐握之懷所
欲下問管蠡之見所欲冒陳則未敢遽及也

回羅中丞啓

三奉密劄仰見虛懷縞紵之誼彌敦堂廉之分盡略

恩同加膝感切銘心迺下問屢勤似不知其愚昧而
未籌未效非敢負於高明緣司祝代庖恐難越樽之
誚而工師委斷猶虞傷手之艱況明公先機鏡覽遇
事刃迎諸夷盡在目中羣策俱存肘後蓋大方之龍
燭而偏國之牛刀也本道欲輸獻納之忱知鮮謀謨
之助意者固陳可否庶幾言切事情雖附耳之意難
明而屬垣之嫌可杜故退而脩職不敢有所恃而愛
勞進而受成不敢有所私而藏辯識誠迂矣分亦宜
然顧芻蕘之益甚微而吐握之求未已猥蒙峻責益
用屏營謹啓謝教

賀總戎方公加陞兵部尚書啓

恭惟門下荆楚奇珍 廟堂重器才兼將相望肅華
 夷鎖鑰北門屢奏無前之捷金湯右地彌伸不戰之
 威旃裘交臂以乞降鞬譯載塗而輸款息烽煙於沙
 漠疇窺元老壯猷錯畿輔于泰山益廣 聖朝文德
 露布馳而歡生宸陛綸音播而功被旂常匪茲三錫
 之榮曷表萬全之畫由蘭臺而陟樞府八座階崇披
 賜錦而臨轅門九邊輝映象天喉舌鳩司之統紀攸
 專作

帝股肱麟閣之丹青何忝行且入參帷幄夾輔機衡

扶二曜以常明戢五兵而不用勲勞藏之盟府文武
憲于萬邦社稷靈長寔承昭貺逢麻桑梓敢藉末光
敬介書郵薄言展賀

賀同年沈中丞擢大理卿啓

時在大梁

恭惟年文命世文儒挺孤標於嵩雒匡時碩彥振偉
績於旂常敷歷滋深聲施載烈澤霑江海威鬯華夷
操白簡以部昆噓屹若三門底柱擁雕戈而清鴈塞
巖然千里金城文武足憲乎萬邦勲猷見推於四嶽
帝心簡在台望彌隆 詔自蘭臺晉端棘寺肅 殿
中之直班竝六卿持天下之平司兼五教昔臯陶寔

始作士相業光昭於虞廷暨長孺能無冤民頌聲流
布於漢冊卽象刑之倚重占公輔之薦登朝著增輝
生靈嘉賴國倫夙緣天幸叨附制科偶厠同門尤爲
異遇甫切步趨之願優承矚睐之私豈謂岐路解攜
懸心數千餘里遂爾星霜易候屈指二十六年夢寐
爲勞殷勤何自頃執大梁之役咫尺仙廬擬從伊闕
之遊瞻依景範乃畏塗跼蹐尚無班荆道故之期且
塵鞅蹉跎徒有折柳懷人之感但數月兩聞榮命喜
倍恒情而三朝再覲宸居亨符泰運豈以雲泥之
隔能忘縞紵之交爰屬荒辭敬修薄賀伏望披揚赤

素炳耀丹青上結 主知翌宣盛美容調 元化坐
致雍熙爲一代之具瞻慰八方之共仰

賀中丞陳公擢兵部侍郎留鎮三楚啓

恭惟三山靈淑特鍾命世之才一代文儒素負立朝
之望清風播在仕國大雅振諸詞林首八彥以巡行
所至見稱真御史懷孤忠而獻納因之被遇大聖人
畿甸衡文風教革新於章甫寢園削牘直聲震懾乎
韶璫爰階九列以翺翔遂竝兩闈而出入蘭臺石室
內綜金匱祕書白筆絳驛外領赤墀章奏部鴈門而
疆場立靖警龍塞而鎖鑰彌堅荆楚移營未踰年而

家弦戶頌西陽飛檄甫一舉而電掣星流臨戎有輕
裘緩帶之風鎮靜得休馬弋弓之體毳旃褫魄旋交
臂以乞降鞬譯載塗胥獻琛而輸款息烽煙於繁瓠
而文德載脩鎔襄郢於苞桑而歡聲普暢北道新馳
露布南人盡識天威戎衣甫釋於轅門美錦忽頒於
珍筭由柏臺而陟樞府八座增榮握金印以安

帝鄉三苗永格蓋 朝廷方以諸艱試虞相故父老
得以一日借寇君數非偶然恩從特出行且象天喉
舌入參帷幄之謨作

帝股肱用贊機衡之政翊文昌而協德除武庫以藏

兵 社稷靈長寔承休眈山林喘息竝戴末光

端午節三道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恭惟朱明啓候二麥既登繡斧觀風三辰竝麗矧值
天中之令節適臨太昊之遺墟晷結艾而省民安采
靈著而占歲順國倫等叨從法駕竊聽弦歌歡倍間
閭色增河嶽敢迎台節暫憩古臺聊脩鶩黍之供非
擬鶯花之玩倘蒙俞允無任寵榮

元日三道會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伏蒙台節載駕宛丘三雪占年已順孟陬之紀五雲
獻歲適符太皞之靈瑞啓著叢草木含榮於上日陽

生黍律山川增耀於中州國倫等竊幸元辰叨依法
象家懸神木知百福之從新戶薦辛盤暢四時之協
度敢陳楫柏用效芹葵恭俟俯臨不勝延佇

歲除答各道寅丈見惠節儀啓

時行部許州

恭惟門下海嶽巨靈廟堂重器經文緯武貫古綜今
建節天中坐見五都弦誦分猷洛下居然萬里金湯
國倫猥厠末僚夙欽明德屬當除歲感萍跡之難齊
卽且探春悵柏樽之未偶豈期高義先恤下私節物
頒來珍重五辛之助華緘啓玩輝騰三朔之祥祇舍
愧以登嘉聊披忱而寓謝伏願道從陽泰福與時臻

蚤膺鈞軸之司懋建規調之績

陳州端陽候開府啓

伏惟天祚公家篤生名碩

帝懷中土申命撫綏絳騶至而四塞塵清朱鷺揚而
三川沸息恩威交鬯吏士騰歡職等猥備末員仰叨
洪庇方以負韃爲幸猶慚借箸無能頃緣職事驅馳
遂致趨承曠缺自春徂夏斗筭之役未停越宋入陳
台鼎之儀漸遠瞻依莫遂媿悚爲勞今茲鶉首之期
適屆天中之節五兵用辟多福駢臻結艾懸蒲均愜
太平之願紉蘭沐蕙敢忘明德之遺

許州除夕會請察院啓

伏以陽回黍律洪鈞默應於貞元境接芝圖淑氣遙
凝於賴洛恭惟臺下代天巡狩與物同春停軒五鳳
之墟德輝均覽問俗八龍之里風裁獨持節屆迎年
民歌樂歲二室吐明霞而獻瑞萬家塗仙木以從新
國倫等猥以末僚叨從法駕瞻百靈之效職占三朔
之爲祥爰潔辛盤介茲景福乘太史書雲之候慰農
人享臘之私伏俟俞從不勝祈仰

元旦賀開府啓

恭惟臺下澤渥三川勳崇四嶽獻績方新於鼎命迎

年適協乎泰階神燕納新絳騶多福爰紀五雲之瑞
旋增八座之輝國倫等竊在下僚叨承休庇偶執巡
行之役遂愆拜舞之期竊祿知恩捧檟鴈而祝頌違
顏思懼瞻柏府以趨起伏願舉命薦升皇衷簡在用
廣經綸之緒允符天地之交

答灌甫宗正送節啓

伏以玉衡宵燦家迎三朔之祥金柱曉旋運協六符
之泰泐氣延於嵩洛陽春布自闕廷恭惟執事德毓
天中才傾鄴下貯六經於腹笥澄萬境於心源表正
七宗贊堯仁之親睦光揚十廟覃周敬之儀刑振振

麟趾同風翼翼燕謀媿美屆茲元序茂集洪庥綰紵
投交叨晏嬰之久敬韋弦交儆負文舉之忘年幸逐
萍踪再沾蘭臭惜流光之易逝慶佳會以無從節物
頒來珍重五辛之助緘書啓視輝騰二室之奇祇含
愧以登嘉聊抒忱而寓謝伏祈涵照無任屏營

公請鄒大叅啓

時徐司空已葬應得諭祭未行故有此請

恭諭明公學綜今古才豫經綸敷歷四方風猷茂振
旬宣三楚惠澤旁流竊聞父老謳歌用卜朝廷倚
重況忝衣冠之後久承鞭弭之榮頌義方殷望塵彌
切茲有所請匪曰私干輿國僻在東隅人才僅方下

里惟是司空徐氏仕爲

先帝舊臣班副六卿家鮮中人之產晚離衆口退崇
高尚之風屢被薦書人情猶艷其推轂自甘初服機
事寢息於懸輿生等雖共鄉閭不敢過爲褒美頃年
下世聞者茹哀

今上錄其遺勞覃加卹典有司管其它兆貴自

天恩乃少牢之賜已頒九原何幸而遺諭之文雖布
三載未沾敬代諸孤略陳初悃敢勞法駕特責荒丘
使朝廷之德意不虛卽草野之幽靈少慰式間封
墓占道斯存旌徃勸來士風攸賴

報呂誠齋啓

名家世德江漢同清淑艾端居瓊瑤比重豈期寒陋
誤辱寵靈甫申媒灼之言遽允宗祧之託合由天作
感自心藏典禮方稽著龜竝協敢擬新秋三日恭脩
不腆問名是用先期特下典謁

侯呂相國啓

恭諭相公閣下以斷斷休休之度佐巍巍蕩蕩之朝
經綸已邁前人進退尤關世教寵方隆而戒滿乍未
至而辭榮十疏陳情九重斂色詔賜安車就第甫
申休沐之期風高解組出都旋被徵還之命上方傳

錫匪三驥之足稱中使慰勞儼六龍之親幸光延楚
粵道重韋疏縣輿暫息里門俟駕再趨帷幄況綠野
之堂新闢而赤松之志少酬父老望塵山川增價伊
予小子竊在下風偶同洪景之解官適值召公之請
老香山虛社粟里流歡敬迓前旌希垂末鑒

延津請餞劉察院啓

恭惟先生大人攬轡中原河嶽清寧載見旋車北道
旄倪攀望無從巡行報自蘭臺采納藏諸秘室清塵
日遠法從天高國倫等久親台斗之儀側奉經綸之
緒情滋眷戀遇匪尋常敢戒郊鄙薄言祖餞伏望旌

麾少駐不惟樽俎流輝

奏記三首

奏記督府

竊聞古之論治者曰功不倍不改器利不百不易法
重更張也然有腹心之害坐視之則一日不能安起
而更張之則利百而功倍又何可避喜事之名而失
時祗禍莫之揀乎本府所部信宜縣萬山聯絡各水
徑徃名雖受號其實世逆不悛不惟豕突爲殃抑且
蠶食無厭占糧一千四百餘石貽害一百三十餘年
編民賠贖不休官司處分如戲以致父老轉徙無所

控告請兵勦賊輒以動搖爲虞創議蠲糧又謂正供難減因循積虛以至於今民反以通徭爲生官率以苟安爲幸制命之權寔削負固之勢益恣愚者旣不能謀智士又多引避然則一邑之生靈可委爲秦越一郡之手足可任其痿痺耶況茂名電白諸縣徭人聲勢相倚效尤竊發禍亂益不可支此未必非全省厲階也本職受事以來諮訪籌度頗得其概幸今大勦山巢諸路兵集徭人一時畏威未動然而大兵深入賊首竟遁明係各徭受其買路金錢轉相藏匿意待兵撤卽與合勢橫行此本職所以食不下咽非止

爲一郡一縣慮也竊計此輩雖有萬衆分處勢散頗
畏官兵更畏狼兵爲地方畫者不過撫勦二端然必
兵力足勦而後可以言撫若兵力不足徒虛其動搖
而撫之是彼此相欺卒至上下相誤除該縣六蒙白
石匿賊巨惡雷福曉雷有方梁文富梁廷鸞已經本
府計禽禁錮檄行諸徭令其捕獻渠魁黃朝泰等贖
罪外其餘猶有不可盡捕及縣官不敢盡言者語云
不一勞不永逸請乞軫念十分困急早賜拯救調發
狼兵五千號一萬檄名將一員領赴木府足以叅兵
五百鄉狼等兵五千以夾攻黎汝誠黃朝泰爲名但

有藏匿接濟者全巢誅之能綁獻首禍者赦之其占
耕信宜糧田者卽移兵恢復之願退出者撫之所復
諸徭田土悉准與狼兵耕種免其租稅三年以示恩
信仍乞 題請照依廣西田州等地方設立土官總
管所屬各州縣狼日則徭以狼制狼以土官制蠻端
永絕法紀昭明糧額如初民困立解不朞月之間而
百年之安可圖也失此不圖恐兵不易集且誅之無
名又未免以動搖爲虞坐待極敝而莫知所措矣本
職痼癩切身不自知其計之過伏候財察審行之

奏記御史臺

竊念嶺西地方久困劇寇請兵借餉缺望數年自明
臺軫念瘡痍一體援救允增兵餉督責將官士氣因
之奮揚人心益用鼓舞下藍之捷適在陳叅抵任之
初羅叅戴罪之後功有所自天寔相之此後賊遂失
勢分踪東奔西潰又爲颶風摧折羽翼日孤計今不
滿千人逸出海南聞海南業已有備且行晏遊擊躡
追其後似可一舉而殄不復屢殷憂也鴉髻山賊近
又分巢牛韞龍窖二山險不可入日內已趣陳叅與
本府兵竝進鷓勦賊聞下藍之戰頗畏官兵八月以
來大半遁回陽春深山矣此偵諸被擄之日良非虛

傳且木職分當匍匐赴臺爲闔郡父老一謝接郵之恩顧又惟大難新解餘孽未銷長吏出境將士必且懈心恐生它虞取罪益重特陳耿耿差官馳報伏惟慈諒無任懇切

奏記雷廉兵巡道

屢奉鈞諭極爲疆圉留神海上諸酋業已分踪自潰一二餘孽窮無所歸薄掠小村望兵而靡稍行清野之法彼坐困矣此事之在高者皆威靈所暨也至於雷廉之境晏然按堵如今日則數年所未覩聞寨船稍有損折不知傷人乎輔車之義安危相倚蓋日夜

不能置於懷矣頃承委以佳稿序文極願執筆但書
成於彼而序屬於此迹少相形古之俠士尚不欲從
他郡邑奪人賢家權職亦有取焉伏乞俯亮